

# 降龍伏虎

話 劇

段承濱 杜士俊著



# 降 龙 伏 虎

(六場話劇)

段承演 杜士俊著

中 国 戏 剧 出 版 社

一 九 五 九 年 · 北 京

## 内 容 說 明

这个剧本，描写大跃进中，山区人民为了支援炼钢，修筑一座运输矿石的桥梁，展开了一场结合实际，发动群众与脱离实际的教条主义的斗争。通过这场斗争，表现出大跃进中山区人民的豪迈性格和他们的共产主义风格。

## 降 龙 伏 虎

\*

中国戏剧出版社出版

(北京王府大街64号)

北京市书刊出版业营业许可出字第096号

工人出版社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发行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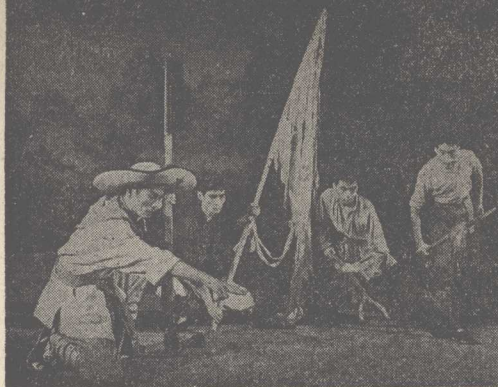
统一书号:10069·308 字数53,000 开本787×1092 1/32 印张3 $\frac{5}{16}$  插页1

1959年9月北京第1版11月北京第二次印刷

印数4,001—9,000册

定价(7) 0.36元

中国青年艺术剧院  
演出《降龙伏虎》剧照





## 人 物

邢書記——男，36岁，县委付書記。

賀国昌——男，23岁，县勘矿技术員。

尹哲夫——男，30岁，省里派来的桥梁工程师。

孟丹华——女，24岁，建桥技术員，尹哲夫的未婚妻。

金德隆——男，32岁，龍門公社生产大队长。

赵大康——男，28岁，虎头山公社生产队长。

李玉桃——女，26岁，虎头山公社妇女生产队队长，赵大康的妻子。

秦二伯——男，60岁，虎头山公社果木技术員。

赵大爹——男，58岁，老船工，赵大康的父亲。

陳长寿——男，35岁，桦皮沟公社炼铁厂干部。

高守田——男，29岁，高山公社运输队队长。

刘宝善——男，32岁，柳树湾公社炼鋼厂干部。

飞毛腿——男，20岁，虎头山公社生产队員。

张老二——男，53岁，虎头山公社生产队員。

曹老四——男，50岁，虎头山公社生产队員。

群众和狩猎队員們。

时 间 1958年秋。

地 点 虎头山区。

## 第一場 山中喜訊

龙涎河畔的林区地带，可見河上波涛，滾滾东流。

幕开时，一只斑額大虎踞坐在蔓草丛生的危石上。林中传来震撼山谷的猎鼓，号角声。老虎惊退。

稍停，一面黄旗引出赵大康和一队身强力壯的狩猎队员；这旗上写明“虎头山公社青年猎虎队”一排紅字。众人在場上追尋虎跡。

赵大康（发现了虎跡）鉄柱，你堵东！石头，你堵西！  
二順，卡住老虎咀！飞毛腿，跟我来！

、 众人追踪下。

陳长寿、刘宝善、高守田一同上。三人剛要往前走，  
被林中人喝住。

幕后声。“站住！林子里有陷井，下着套子哪！”

刘宝善 下着刀子也挡不住我們！  
高守田 老乡，我們有急事！  
陈长寿 喂，老乡，奔魯班石怎么走哇？  
幕后声 “你們是干什么的？”  
陈长寿 桦皮沟公社炼鉄厂厂长陈长寿！  
刘宝善 柳树湾公社鋼厂技术員刘宝善！  
高守田 高山公社运输連連长高守田！  
幕后声 “飞毛腿，过去看看！”

狩猎队员飞毛腿出现在一块岩石上。

飞毛腿 喂，都是到我們这儿找矿石的吧！要不对就把  
我(作砍自己头状)这个！

陈长寿 是这么回事！

飞毛腿 跟你們实說了吧！我們公社炼鉄厂的高爐早餓  
扁了肚子，这会儿正在找口粮哪！

陈长寿 (对高守田、刘宝善) 嗨，好足的本位劲头！

刘宝善 不管怎么說，你們总是飽汉子。

高守田 早听說虎头山出了矿石了，你就別打埋伏了！

陈长寿 坦白了吧！我們是来接洽拉矿石的。

飞毛腿 拉矿石？

高守田

刘宝善 (一同) 拉矿石。

陈长寿

飞毛腿 好，等我报告大队长！(回身向树林里問話) 报告  
队长，有人进山拉矿石来了！

赵大康提着猎鎗走出来。



赵大康 拉矿石？誰給咱們拉矿石来啦？

陈长寿 是我們跟你們要矿石来了。你們是名揚四海  
啊！

高守田 只要你們点头認可，我們馬上套車。

赵大康 (也大笑起来) 哈……虎头山上有矿石不假，就是  
賴在河对岸不肯起身啊。

刘宝善 (对陳长寿、高守田) 听見了吧！本位劲头更足。

赵大康 你們說誰鬧本位主义？我們清山打猎，就为的  
給你們造桥采矿啊！

高守田 噶，越說越沒个边儿了，快回去另找門路吧！

陈长寿 (拉住高守田) 你等等！(对赵大康) 我們要見县委  
書記！

赵大康 哪个县委書記？

陈长寿 县里下放到你們公社的邢書記。

赵大康 老邢啊！他住在公社党委会，你們走岔道了！

高守田 我們去过了，那儿的說他到魯班石一带来了。

赵大康 又进到猎区里来了？这是真話？

陈长寿 公社楊主任說的，假不了啊！

赵大康 (声音宏亮地) 猎虎隊員們注意！邢書記在魯班  
石，注意保护……

林中响起传話声。

陈长寿 反正邢書記不能眼見我們的炼鉄爐挨餓。

刘宝善 我們鋼厂的小轉爐也跟着鬧飢荒。

赵大康 这么說，你們真是为了大炼鋼鉄。

高守田  
刘宝善 (同声) 保証鋼鐵元帥升帳！  
陈长寿

赵大康 飞毛腿！

飞毛腿 有！

赵大康 帶他們通过猎区，絕對負責他們的安全！

飞毛腿 是！

近处传来虎嘯声。赵大康轉身跑下。

陈长寿 他是誰？

飞毛腿 嘿，他上山能打虎，下海能鎖蛟，咱們虎头山  
远近聞名的好汉……

高守田  
刘宝善 (同声) 赵——大——康！  
陈长寿

飞毛腿 快来呀！（一陣风似的跳到岩石后面去。）

高守田  
刘宝善 喂，你倒是等等！（跟着跑去。）  
陈长寿

音乐声中靜場片刻。

孟丹华 揹着輕便行装，捧着一束野花上。

孟丹华 (兴奋地) 啊呀，太好了！（向下喊）哲夫！哲夫！  
稍停，尹哲夫从崖坡下攀上来。

孟丹华 看，我又发现了新大陆！

尹哲夫 (讚叹地) 这真是“山穷水尽疑无路，柳暗花明  
又一村”，太美了！

孟丹华 (指向崖石頂端的一片紅花) 看！一片紅艳艳的，

又多，又好看！（要爬上去。）

尹哲夫（拦住她）丹华，你真不怕累哇？！

孟丹华 我要摘一支紅的！

尹哲夫 那——我可以代劳。（奋力爬上崖石。）

孟丹华 哲夫，小心点！

尹哲夫（站在崖石上眺望野景）太好了！“我們的祖国有，多么辽阔，有多少山川沒有开辟……”

孟丹华（接着念）“沉睡的大地应该醒来，长草的年头已经过去。”（爽朗地笑起来）哈……诗人同志，快请下来吧！

尹哲夫艰难地爬下来，把花递给丹华。

孟丹华 这叫甚么花？

尹哲夫 “映山紅”嘛。

孟丹华 “映山紅”！多么好的象征啊！这就是說，我們一进山区，心身都会变紅了。

尹哲夫 說得好。不但紅，还要紅得透。一定不辜负省委负责同志对我们的期望，在龙涎河上造起一座桥来。（坐下来倒水）喝点水吧！

孟丹华 怎么，歇脚嗎？天不早了，赶路吧！

尹哲夫 你別忙，看样子象是沒有多远了。

孟丹华 你怎么看出来的？

尹哲夫 你看嘛！（指过去）前边那座山峯多么象个老虎脑袋？

孟丹华（看过去）太象了，张着血盆大口，怪吓人的。

尹哲夫 那一定是省委张書記提到的虎头山了。

孟丹华 张書記說話真幽默，他說，組織上取消了你倆的休假期，要你倆到山里去打只老虎……当时我吓了一跳，后来才弄明白是要我們下来征服这座虎头山……

尹哲夫 是要我們征服(指过去)那道銀光閃閃的龙涎河，帮助山里人敲开一座資源丰富的百宝山。丹华，我們肩上的担子很重啊！

孟丹华 也很光荣啊！哲夫，把你的才能和知識全部献給这山区吧！

尹哲夫 你放心吧。沒有武松打虎的决心，我还不敢接受在龙涎河上造桥的任务哪。

孟丹华 等到你設計的大桥举行落成典礼的那一天，我們还象在城里的晚会上一样，再演一出“兄妹开荒”。

尹哲夫 不，我提議换一个节目：“夫妻識字”！（走近孟丹华，欲拥抱她。）

传来猎人的号角声。

孟丹华 (推开尹哲夫)你听！

尹哲夫 象是有人在打猎！

二人走近山坡下望。

坡下一声虎吼。

孟丹华 啊呀，老虎！

尹哲夫 快，到这儿来！

尹哲夫領着孟丹华躲藏在山洼深处。

张牙舞爪的老虎出现在山坡上。在这最危急的时刻，林中传来响亮的呼声：“该死的畜牲不要伤人！”话音未了，赵大康一个箭步竄上，把虎逼下山崖，紧接着他持鎗追下。山坡背后一場人和虎的搏斗。

队员甲（举鎗瞄准）赵队长，快閃开！（放鎗。）

队员乙 糟了，沒打中！——跑了！

队员甲 赵队长，別追了。

队员乙 赵队长追上去了，（要追下）咱們快跟上去吧！

队员甲 等等！这儿躲着两个外来的同志！

二人走过来招呼尹哲夫和孟丹华。

队员甲 同志，老虎跑啦！

二人搀起尹哲夫和孟丹华。

尹哲夫 丹华，不怕，老虎跑了！

孟丹华（这才哭出来）哎呀，吓死我啦……

队员乙 同志，你們是……

尹哲夫 我們是省里派来造桥的！

队员甲、乙和他們俩握手。

暗轉。

紧接前場，仍是龙涎河岸畔，所謂的魯班石也只是一块形状古怪的大岩石。

河岸左側露出一角新盖好的白松木屋，这是按照秦二伯的願望建成的。

灯亮时，秦二伯坐在岸坡上，一面眺望大河对面的虎

头山，一面撥弦輕唱。

秦二伯 (唱) 喝水要喝龙涎水，  
挖宝要挖虎头山，  
深山有盆能聚宝，  
宝盆栽树能搖錢。  
奇珍異宝数不尽，  
世世代代不下山，  
想呀想，盼呀盼，  
只見大河波浪翻。(抱着三弦琴走下岸坡。)

飞毛腿一陣风似的跑来。

飞毛腿 (轉身招呼后面的人) 喂，你們快点儿跑啊！快……  
点儿……(頑皮地) 有老虎！

陳长寿等气喘吁吁地跑来。

高守田 (上气不接下气地) 我的媽呀，可累坏我啦！

陈长寿 (喘息未定) 兄弟，这可不是在县里开运动会  
呀！

飞毛腿 我这两条腿就是有这么点儿毛病！

高守田 (脫下一只掉了底的布鞋) 喂，这双新鞋算是报銷  
了！

刘宝善 到了沒有哇？

飞毛腿 (指着魯班石) 还没看見！

陈长寿 邢書記呢？

飞毛腿 我来打听打听。(向山坡下喊話) 秦二伯，有三个  
公社的干部找邢書記。

秦二伯 (指着木屋) 老邢昨儿晚上倒是在这儿落的脚

.....

众人 (奔向木屋) 邢書記!

秦二伯 天刚亮就飞咯，飞到河对面的虎头山去咯!

飞毛腿 (吃惊地) 他过河了! 我的媽呀，老邢过河了!?

陈长寿 (看河) 这么大的浪，怎么过得去呀?

秦二伯 赵老大撑船送过去的唄! 我眼瞅着小船頂着水溜轉了三、四个圈，可到底还是过去了!

高守田 (张望) 天都这么晚啦，也该回来了!

刘宝善 (也张望着) 連个船影儿都見不着啊!

陈长寿 人常说：“要上虎头山，真比登天难。”该不会.....

秦二伯 他过得去就回得来，换个别人赵老大还不肯給撑船呢。

刘宝善 (問陳长寿) 就这么大眼瞪小眼的等着?

陈长寿 那你說该怎么办吧!

高守田 拉倒吧! 这座荒山秃岭就算有宝，还不知道到哪年哪月能运过来呢! 还是我那句話，另找門路吧。

秦二伯 (勃然大怒) 你沒有造桥的心思，可別說虎头山是荒山秃岭! 你小心烂掉舌头根子!

高守田 (吐了吐舌头) 好大的火气!

飞毛腿 (把高守田拉到一边) 誰叫你說虎头山不好的!?

老头儿忌諱这个。

秦二伯 呸，虎头山要是沒宝，咱們干嘛急着在龙涎河上造桥哇？誰要是冇眼无珠，不識虎头山的好处，我就留他到深更半夜，讓滿山遍野的珠光宝光擦开他的瞎眼皮！

飞毛腿 他是外路来的，怎么知道这个呢？

秦二伯 哦……你是外路的？那就难怪了！（对陳长寿等笑道）你們別看我这么倔，只是一陣一陣的。往后見我紅脸，就不用理我，过去就完。来吧，进屋里喝碗茶水去！

高守田 老爷子，我們就在这儿等着吧！

秦二伯（又瞪起眼睛）我叫你們进屋就进屋！你們也看看公社給我盖的这间松木房，从頂盖儿到屋里的摆设都是白松木的……

飞毛腿 秦二伯就在这儿給公社照看山上的果树。

秦二伯 进屋吧！

众人走进木屋，飞毛腿在岸畔眺望。

猎鼓、号角声响由远而近。赵大康領众队员跑来，张老二、曹老四跟上。

赵大康 飞毛腿，老虎跑过来了！？

飞毛腿 我没看見。

赵大康（懊丧地）嘿，我这一通猛赶，倒讓这只畜牲跑掉了！見到老邢啦？

飞毛腿 秦二伯說他过河上了虎头山啦！



赵大康 (一惊)啊! 又过河了!?

秦二伯 还不是你那个迷信老爹撑船送过去的! 多摸两遍虎头山的家底儿, 造桥的劲头儿不更足么?

赵大康 这么說, 贺国昌也跟过去了!

秦二伯 贺国昌!?

赵大康 县里下来的那个技术員——贺国昌!

秦二伯 哦, 你說的是三过龙涎河, 探宝虎头山的小贺

啊! 咳, 真上年岁了, 連人家的官名也記不住了!

对……他也过去咯!

张老二 噯呀, 这深山老林, 雁飞不过, 太危險了!

赵大康 (脱上衣)会水的跟我渡河!

几个队員也脱去上衣。

秦二伯 这么大的河浪, 野鴨子都不敢沾水面, 你們是想找死呀!?

队員甲 邢書記能过去我們就过得去!

秦二伯 呆着你們的吧! 你們敢比老邢啊! 人家打过游击, 当过解放軍营长, 跨过黄河, 渡过长江, 多大的风浪沒经历过?

赵大康 不要紧, 到了河中央, 順着水溜子打几个轉不就过去了?

秦二伯 他們成嗎?

赵大康 我一个人过去……(要竄进河里。)

秦二伯 (一把拉住他)干什么?

赵大康 二伯, 邢書記, 邢書記!